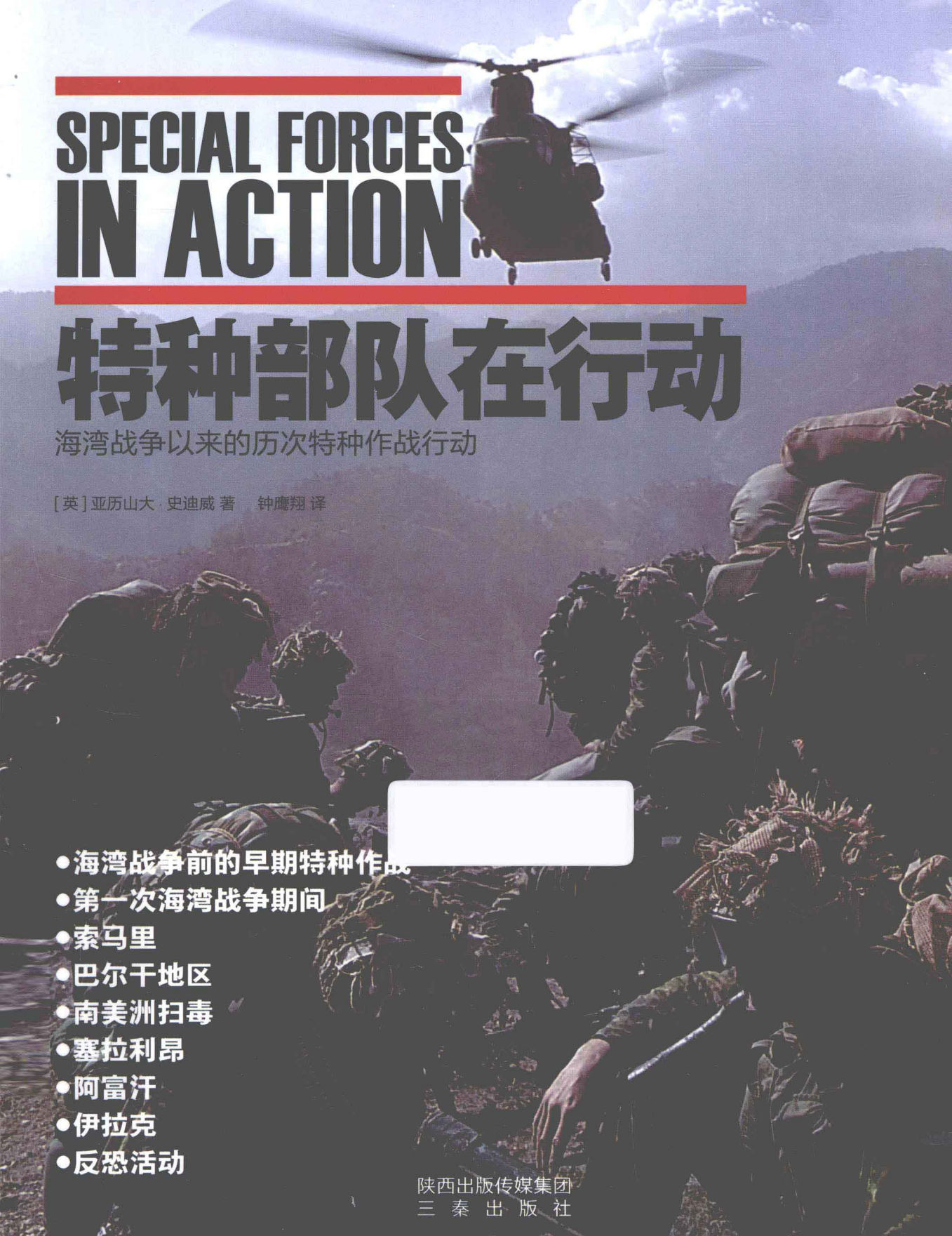




SPECIAL FORCES IN ACTION

特种部队在行动

海湾战争以来的历次特种作战行动

[英]亚历山大·史迪威 著 钟鹰翔 译

- 海湾战争前的早期特种作战
- 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
- 索马里
- 巴尔干地区
- 南美洲扫毒
- 塞拉利昂
- 阿富汗
- 伊拉克
- 反恐活动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SPECIAL FORCES
IN ACTION**



特种部队在行动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 秦 出 版 社

Copyright © 2007 Amber Books Ltd, London
Copyright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translation (simplified character rights only) ©
2011 China Popular Computer Week Management Co., Ltd

This new edition of Special Forces in Action published in China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mber Books Ltd through LEE's Literary Agency.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2007 by Amber Books Lt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英国伦敦安贝尔图书有限公司授权重庆电脑报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代理。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书录或翻印。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版贸核渝字(2011)第41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特种部队在行动 / (英) 史迪威著 ; 钟鹰翔译. --
西安 : 三秦出版社, 2013. 4
ISBN 978-7-5518-0450-9

I. ①特… II. ①史… ②钟… III. ①特种部队—介
绍—世界 IV. ①E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56982号

特种部队在行动

[英]亚历山大·史迪威 著 钟鹰翔 译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147号
电 话 (029) 8720512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重庆市蜀之星包装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2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 000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18-0450-9
定 价 39.80元

网 址 <http://www.sqcbs.com>

目录

CONTENTS

海湾战争前的早期特种作战.....	001
BEFORE THE GULF WAR	
第一次海湾战争.....	027
THE FIRST GULF WAR	
索马里.....	049
SOMALIA	
巴尔干地区.....	065
THE BALKANS	
南美洲扫毒.....	081
DRUG HUNTING IN SOUTH AMERICA	
塞拉利昂.....	105
SIERRA LEONE	
阿富汗.....	123
AFGHANISTAN	
伊拉克.....	143
IRAQ	
反恐活动.....	161
COUNTER-TERRORISM	

海湾战争前的早期特种作战 BEFORE THE GULF WAR

本书讲述了特种作战的历史，故事发端于 20 世纪 90 年代，停驻在笔者动笔之前。由于特种作战的特殊性质，其间的故事距今愈近，其面目愈是模糊不清。当然，这大大地引发了人们的好奇。本书将不会透露英国特种部队人员所获的勋章名称，也不会提及他们被表彰的事由。作为英国本土防卫军（British Territorial Army）曾经的一员，笔者有幸接触过数位特种部队的勇士，而且与之并肩受训。在此，我无意泄漏他们过去的事迹，抑或是讨论他们将来的动向。

当今世人所谓的特种部队，指的是武装力量中的精锐作战单位。他们肩负着特殊使命，陆、海、空三军里都有他们的身影，世界各军中都有他们的位置。每一支特种部队都有着自己的历史。有些甚至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比如英国特种空勤团和美国陆军“游骑兵”（US Army Ranger）；有些则是新生力量，大多在二战后方告成立。

1963 年，婆罗洲，英国特种空勤团士兵乘韦斯特兰“旋风”直升机降落到丛林中。

英国特种作战行动

特种作战有着悠久的历史。这种以非常规武装、非正统战术为特色的军事行动早已有之，并往往和游击战争联系在一起。英文中的“游击”（guerilla）一词源自西班牙语，原意为“小型战事”，最初特指半岛战争（1804-1814）期间西班牙和葡萄牙非常规武装打击法国占领军的战斗。这种“且战且走”（Hit and Run）的战术，和匈奴人、哥特人侵掠罗马的方式异曲同工。“小型战事”使得拿破仑军队败走伊比利亚半岛，威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因此受益匪浅。政治因素对游击战的影响，也由此可见一斑。十九世纪中叶，英国人也操起游击战的武器。在印度北部，许多英国军官乔装成当地部落居民，潜入边境地区打探沙俄势力在阿富汗活动的虚实。值得一提的是，英俄势力交锋中亚所产生的“大博弈”后来被另一个世界强权接手。作为后来者，美国人在博弈中取得了巨大收益。在特种作战史上，不能不提到“阿拉伯的劳伦斯”（T.E. 劳伦斯，T.E. Lawrence）。在这位英国军官的率领下，阿拉伯人反抗土耳其占领者的斗争如火如荼。而在劳伦斯的军事思想中，已经可以看到



“阿拉伯的劳伦斯”身着阿拉伯传统服饰留影。他领导的小规模部队以高机动性著称，在军事史上有着极大的影响力。

现代特种作战行动的模糊身影。战争中劳伦斯身体力行，凸显了特种部队士兵区别于一般士兵的特质。对于这种区别，劳伦斯有着详尽的论述，记录在《智慧的七柱》(The Seven Pillars of Wisdom)一书中，成为经典。

由于健康原因，劳伦斯不得不长期卧病在帐篷之中，有大把时间思考战争的目的。其间，他想到了孙子(Sun Tzu)和克劳塞维茨(Clauswitz)的经典论调。

两位先贤认为，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劳伦斯继而总结认为，失败可分为三种：“数字上降低”、“肉体上死亡”和“心理上崩溃”。在此基础上，劳伦斯致力找出一条新路，以摆脱依赖部队

规模进行对抗的传统理念。他深知阿拉伯抵抗武装人少势弱，难与庞大的土耳其军队相匹敌。相反，劳伦斯认为，如果自己的武装发挥灵活机动的优势，将会形成“影响巨大，堪为楷模，无论前方后方，来去迅捷如风”的优势。阿拉伯半岛地域广大，一支小小的机动武装，可以引出成百上千的土耳其军队，形成牵制作用。机动武装可以随时转移并消失在沙漠深处，追击在后的土耳其人往往会扑个空。劳伦斯绝不与对手进行正面交锋，他的目标是摧毁对手的补给线。攻敌于不备是劳伦斯永远的追求，为此，他必须对对手的行动了如指掌。劳伦斯曾就此论述道：

我们不应和敌人硬碰硬，而要发挥速度和时间方面的优势……任何武装都难以完全覆盖广袤的阿拉伯半岛，因此，占据空间优势比单纯的军事力量更为重要。

劳伦斯武装的每个成员都会娴熟地使用各种现代枪械和炸药。不过，他们的长官并不以传统的军队纪律约束自己的部下。劳伦斯这样做，自然有他的道理：

我们的效率源自每名战士的机动性……我们的战争应该由一系列的小型战斗组成，我们的军衔制度应基于各位成员的兄弟情谊，这才是理想的治军之道。

劳伦斯深谙当地部族社会中的各种世情，他说得一口流利的当地语言，从当地人的生存智慧中获益良多。每次作战，他总是身先士卒，英勇的表现

可以和最强悍的贝都因战士媲美。

英国军队中传统的军事理念沉淀已久，劳伦斯的新思潮难以掀起波澜。不过，他麾下的武装屡建功勋，先后攻陷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成为阿拉伯之战中英军的取胜之匙。

如果不是陆军元帅艾伦比（Allenby）慧眼识珠，劳伦斯关于部队机动性的创见只会昙花一现。作为驻巴勒斯坦英军最高长官，艾伦比认为劳伦斯是一位“特种作战的指挥者”，而非同僚眼中那个离经叛道的疯子。战争中，艾伦比将这支“特别部队”视为重要的战略力量，多次委以重任。

劳伦斯是将非常规作战纳入军事战略的第一人。很快，他首倡的“特种行动”成为各位军事决策者考虑的核心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特种作战再次经历飞跃期。在劳伦斯的崇拜者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倡议之下，英军第一支特种部队正式成立，名为“突击队”（commando）。同时，丘吉尔将菲茨罗伊·麦克莱恩（Fitzroy Maclean）聘为自己的私人代表。后者是英军特种空勤团（SAS）的创始人之一。二战当中，他供职的英军驻德占南斯拉夫特别行动处负责帮助当地人民进行游击战争。

为协调各支特种作战力量，丘吉尔还牵头成立了联合行动指挥部（CQHQ），以便进行统一指挥。

生于沙漠

大卫·斯特林（David Sterling）的战略思想和劳伦斯有相似之处。此人曾在英国守卫旅突击队中服役。二战中，他申请组织1支小型部队，前往北非沙漠和隆美尔元帅的非洲军团进行周旋。斯特林的灵感不仅来自个人经历，还深受拉尔夫·巴格

诺尔德（Ralph Bagnold）的启发。后者创建了远距离沙漠部队。这支部队的成员大多是来自新西兰的志愿兵。他们驾驶着雪佛兰卡车穿越利比亚沙漠，执行艰巨的侦察和破坏任务。他们的作战方法和劳伦斯十分相似，习惯集中优势兵力摧毁敌方补给；随后快速撤退，消失在沙漠深处。敌人甚至来不及组织有效的还击。传统意义上的军事摩擦并非特种作战队员的专长。这些人的身上或多或少地有着劳伦斯的影子，一样地坚韧、主动、足智多谋、善于决断。

远距离沙漠部队是一支大部队，庞大的规模是该部队的隐患。对手可以轻易地从空中发现他们的踪迹并予以打击。为此，斯特林曾在战地医院里苦

非洲北部的西瓦沙漠，大卫·斯特林（左立者）和唐·斯蒂尔（特种空勤团某中队队长）的留影。





二战期间，远距离沙漠作战部队在北非作战。这是特种空勤团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阶段。

思对策。和劳伦斯一样，斯特林在卧病的日子里有不小的收获。他理想中的部队兼具突击队和远距离沙漠部队的特长，而且规模小、士兵各有特长且像劳伦斯的手下一样灵活机动。凭借着高超的军事素质，4名精兵便可以匹敌10倍于己的敌人。完成任务后，部队应能快速撤退，这最后一点是斯特林战略思想的要点。

劳伦斯从贝都因游牧民中招募手下，而斯特林的士兵则来自英国本土及英联邦各地。两者之间有着微妙的联系。威尔弗雷德·瑟辛格（Wilfred Thesinger）在沼泽居住区生活多年，还有过穿越鲁卜哈利沙漠的壮举。

此人后来加入斯特林领导的特种空勤团，二战期间随队战斗在西撒哈拉沙漠中。

二战期间，特种作战在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同盟国武装中得到迅速推广，却并未引起德军



的太大兴趣。在这方面后者仅有奥托·斯科尔泽尼（Otto Skerzny）的部队可以称道。倒是意大利军队利用水下攻击的特殊方式，对地中海上的英国舰只构成了威胁。

转战欧洲

丘吉尔倡建的“突击队”能够以英国和英联邦领土为基地，在世界范围内展开行动。除此之外，英国首相的另一大贡献是特别行动部（SOE）的建立。

该部门的首位领导查尔斯·汉布罗爵士（Sir Charles Hambro）并非军人，继任者科林·古宾斯爵士（Sir Colin Gubbins）则是陆军上将。特别行动部的主要职责是前往欧陆被占领土开展抵抗运动。和直接参与一线战斗的特种空勤团不同，特别行动部的使命是在英军和抵抗部队之间牵线搭桥。例如，法国抵抗组织长期接受特别行动部的支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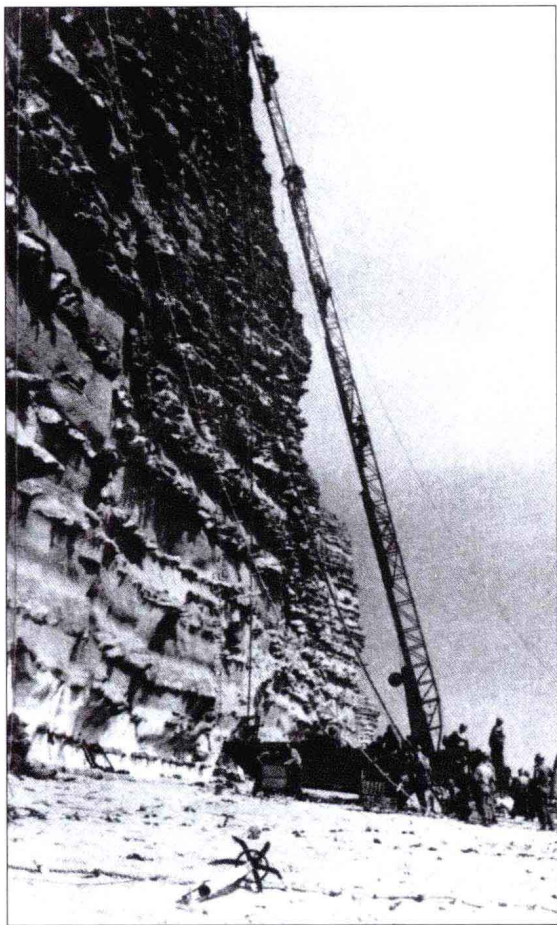
特别行动部的工作十分危险，投身其中需要有非凡的勇气。特工中有不少是来自急救护士队（First Aid Nursing Yeomanry）的女性。由于身着便衣行动，他们无法得到日内瓦公约的庇护。而他们的敌人是残暴的党卫队情报局。莱因哈特·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创建的这个特务机关以残忍无情而著称，一旦落入敌手，后果不堪设想。谍海浮沉十分残酷，很多特工遭到同事出卖而被捕，随之而来便是虐待和刑讯，最后死在纳兹维勒（Natzweiler）等集中营里。一些特工有幸生还，从而成为残酷的纳粹集中营的活见证。当时，有的人还以为关于德国集中营的传说只是无聊的宣传手段。

特别行动部的战场不限于法国。阿尔及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希腊、意大利、挪威、荷兰和南斯拉夫等地也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温盖特“钦迪特”（Chindits）和麦里尔“掠夺者”（Predators）

缅甸战事的急迫，促使英军提高自身在非传统战场上的战斗力。当时，英国军队刚刚在东南亚遭受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溃败，新加坡陷落后，缅甸也被日本攻占。英方深知，如果不尽快展开绝地反击，“王冠上的明珠”印度不久便会蒙上灰尘。

万幸，新上任的英军战区司令斯利姆将军



1944年，英国怀特岛，美军第2游骑兵营进行训练，为6月6日的奥克角突击战做准备。

（Slim）十分称职。而美国军队在太平洋战区也拥有一位强悍的统帅，人称“醋乔”的乔伊·史迪威（Joe Stilwell）。面对困难，他们并未退缩。两位指挥官决心重整自己的丛林部队，并将奥尔德·温盖特（Aulde Wingate）和弗兰克·麦里尔（Frank Merrill）这两位天才的突击队长推上前台。

温盖特和麦里尔的对策是直插日本人的死穴，他们准备带领部队深入丛林，与日军硬碰硬。两人的部分都化整为零、小股出动，空军随时支援。显然，

这和当年劳伦斯的战术十分相似。温盖特和麦里尔的出击并非次次收效，却实实在在地鼓舞了深陷低谷的中英美军队的士气。

在空中武装的支援下，温盖特指挥的“钦迪特”和麦里尔领导的“掠夺者”成功截断曼德勒－密支那铁路，中美军队一鼓作气，将日本势力逐出缅甸。和艾伦比一样，斯利姆也感受到了特种作战的巨大威力。二战结束后，英国对特种部队进行重组。突击队划归皇家海军陆战队名下，而特种空勤团则成为本土守卫军的一部分。在大卫·斯特林看来，这一调整对于他的部队十分必要。由此，特种空勤团保证了自身的独立性。部队的名声将响彻民间，而不仅仅在军界中流传。

美军游骑兵部队

英国陆军突击队的成功引起了美国同行的注意。很快，美方也组建了自己的“突击队”。这支部队由威廉·达尔比（William Darby）领军，名头十分响亮——游骑兵（Rangers）。18世纪中期，北美曾经有过一支“游骑兵”。作为英国势力的代表，“游骑兵”的大名让法国人和印第安部落闻而丧胆，即便英国人自己听来，也有几分忌惮。早期的游骑兵以勇悍、机变和坚韧著称，非常符合现代特种部队的标准。他们巡逻在最艰险的荒野上，无惧恶劣天气的困扰，并常常在绝境中发起反击。长期的作战经历使得游骑兵们知晓环境中的一草一木，熟稔程度不下于任何北美原住民部落战士。

新一代的“游骑兵”从英军突击队训练营中起步，随后的诺曼底登陆的奥克角之战让他们一战成名。后来，这支部队转战欧洲和太平洋战场，表现英勇。二战之后，游骑兵部队一度因解散而沉寂。

不过，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他们再度集结，随后的越南战场更让他们声名远播。

绿色贝雷帽

在英国海军陆战突击队里，“绿色贝雷帽”有着特殊含义。对于那些通过一系列严格考核的幸运儿，这是一种嘉奖。无独有偶，美国陆军特种部队也将绿色贝雷帽作为自己的图腾。1952年，阿隆·班克受命组建美国陆军特种作战师。此后的几十年里，美国陆军又相继建立多支特种部队。

1990年，美国陆军正式成立特种部队司令部。这个机构在随后的“持久自由”行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本书对此将有详细描述。

美国战略情报局

1942年，绰号“疯子比尔”的多诺万上校（Donovan）正式掌管美国战略情报局。他手下的机构和英国特别行动部有着相似的使命，就是推动轴心国占领区内游击战事的发展。美国战略情报局的战场主要在欧洲，但东南亚日占区同样是他们活

动的地方。而联邦调查局则对拉丁美洲进行全面监控。

战略情报局派遣小队人员潜入欧洲或缅甸的密林中，组织当地武装抗击轴心国占领军。在他们的组织之下，缅甸的部落居民也向日军发起了反击。战略情报局不但是美国特种部队的肇祖，还是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和英国特种行动部一样，美国战略情报局早已完成历史使命，成了历史名词。不过，它们留下的遗产一直伴随着我们。首先，它们一直和所在地居民保持友好关系。对此，美国官方最近一定有着深切感受。此外，战略情报局和特种行动部都善于收集情报，并且常常先发制人。如今这方面的工作分别被军情6处和中央情报局接手。

战略情报局或特种行动部的特工人员必须在敌占区展开活动，他们非凡的勇气也是特战队员所需要的。同时，他们还有着高超的语言能力以及其他多种技能。这一点甚至超过了许多来自英国海军陆战突击队或美军游骑兵部队的优秀士兵。

特种空勤团马来亚守卫队（Malayan Scout）

1948年，马来亚共产党发动武装起义，英方不得不调遣驻缅军队南下镇压。此后，为应对紧急事态，迈克·卡尔佛特（Mike Calvert）受命抽调特种空勤团本土守卫队的部分兵员，前往马来亚组建特种空勤团守卫队。

马来亚守卫队常常深入丛林进行巡逻，一方面排查可能的武装暴动，另一方面和当地居民联络感情。后一项任务主要利用医疗队来完成。由于有直升机运送补给，守卫队可以在丛林中展开长期巡逻。尽管如此，任务的漫长仍使特种空勤团不时承受人员伤亡和物资损失。除了游击队，严苛的自然环境也给英军特种部队制造了不少麻烦。热带丛林环境下，身上的衣衫永远湿热难耐。类似的不便之处不

胜枚举。

丛林巡逻并未给游击队带来很大人员损失，不过，英军的计谋意不在此。守卫队深入丛林并非为了进行决战，其目的在于破坏敌人的生存环境、离间当地人与游击队的感情。这样的战术并非一日形成，不过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虽然功勋卓著，守卫队应付马来亚游击队所采用的方式并未立即得到应有的关注。实际上，马来西亚的独立和安全，很大程度上依靠英军特种部队在丛林中的笼络活动……

如今，英国人首倡的“心灵与头脑”因素在特种作战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重视。



婆罗洲，两名特种空勤团士兵涉河巡逻，手持枪械分别为斯太令冲锋枪和 FN FAL 自动步枪。当时正值马印冲突(马来语: Konfrontasi)，局势紧张之时。

特种空勤团在婆罗洲

马来西亚联邦由马来亚、沙捞越和英属北婆罗洲三块前殖民地组成。上世纪 50-60 年代，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一直想将自己的影响力延伸到千岛之国之外。在他的支持下，马来西亚多地爆发由共产党游击队领导的武装起义。英国方面展开反击，他们要守护的岛屿在面积上几乎和英国本土等量齐观。不过，由于英方成功地争取到了当地人的支持，马来亚地区的起义烽火渐渐平息。

此后，印尼部队不断骚扰印马边境。1963 年，英军廓尔喀部队成功击退印尼军的进攻。

同时，持续的边境冲突将特种空勤团的丛林战能力锤炼到了极致。随着拉锯战的不断深入，特种空勤团的损失越来越小，而对手的伤亡则节节上升。

美军在越南的特种行动

越南战争的情况十分复杂，本书难以一言而尽。对于美军的战略战术，外界批评甚多。不过，其中大部分属于事后诸葛亮，意义不大。由于作战环境相似、对手情况大致相同，美军败退越南的例子常常被人用于英军在马来亚的胜利相对比。

仿效英军在马来亚的成功先例，美军在越南南部设置“战略村”，对当地人民进行严密监视。不过，同样的措施运用在不同的地方往往难以奏效，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下称越盟）和当地居民的纽带

并未被切断。

马来亚丛林游击战可谓旷日持久，但仍无法和越南战争的规模相比。越盟游击队拥有北越作为坚强后盾，苏联和中国也对其鼎力支持。美方则常常被腐败的南越政权拖累，而且双方的合作机制也存在问题。越盟的社会主义深入人心，反衬出美国和南越当局宣传手段的乏善可陈。结果，民意大幅度地倾向于越盟。战争中，美军频繁地进行狂轰滥炸和大开杀戒，实则虚弱无能的表现。

越战的战场不仅限于越南，战争伊始，邻近的老挝和柬埔寨便遭到池鱼之祸。美军在老、柬两国大力扶植反共势力，以抗击越盟游击队。这是一步“妙棋”。1956年，第1侦察师开赴越南。而到了1961年，美军在越南南部的特种行动归第5特种作战群统一指挥。

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负责守卫南越海岸。此前，中央情报局是越南境内秘密行动的总指挥，在军方压力之下，指挥权移交美国陆军方面掌管。

为了协调越战中陆、海、空三军特种部队的行动，美军特地成立了名为“特种行动团”的机构，对三股力量进行统一指挥。

通过侦察，隐秘的胡志明小道现出踪影，美军发现这条通道是北越援助越盟游击队的生命线。打那以后，美军的侦察活动愈加频繁。大批作战小组搭乘直升机开赴前线，执行侦察和目标截断任务。

1966年，美军成立“人员救援教育和训练中心”（Joint Personnel Recovery Center, JPRC），向美军及其盟友教授逃避敌方追击的技巧。同时，美方加大了路障和目标截断（STRATA）的力度，防止北越特工的渗透活动。实际上，美军部队大多退守在交通要道，以避免遭到北越武装的突袭。

尽管美军准备充足，北越和越盟的反特行动还是十分成功，数百名南越特工遭到逮捕。特工一旦被俘获，生还几率极小，因此，特别行动团所执行的任务十分凶险。为了避免敌方的突然袭击，美军伞兵选择采用低空跳伞的方法渗入敌后，安全系数因而大大上升。

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美军特种部队撤出了老挝、柬埔寨以及越南北部。1972年，“特种作战团”寿终正寝。此前，已有300多名特工丧生在越、老、柬这三国。此后，零星的特种作战时有发生，直至美军完全撤离为止才彻底偃旗息鼓。

美国的败退，原因很多。但是，

图中人为美国陆军特种部队第5特战大队队长，当时正在越南南部执行任务，时间为1965年。此人身着美国陆军标志性的丛林制服，手持M2卡宾枪。





图为美军“绿色贝雷帽”特战部队成员。头戴标志性的贝雷帽，该名士兵身着防弹背心、手持 M16 突击步枪。

从纯技术角度来说，艰苦作战的美军和南越特种部队人员不应受到指责。

恩德培行动（1976 年 7 月 3 日 -4 日）

二战以后，特种作战领域的大部分进步应归功于英、美两军的贡献。不过，特种作战并不是这两个国家的专利。

1976 年 6 月 27 日，一艘由特拉维夫经雅典开往巴黎的法航 139 航班遭到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下称巴解组织）成员和西德“巴德尔 - 迈因霍夫”（Baader Mainhof）帮派分子的劫持。事发当日 12 点 10 分，飞行员机警地按下警报，使地面塔台知悉了事故的发生。随后，劫机者胁持航班抵达利比亚班加西 (Benghazi)。经过加油，飞机再次起飞并最终来到乌干达。在那里，劫机者将全体人员押到航站楼进行看管，并随即宣布释放机组成员及部分乘客，仅扣押部分犹太裔乘客和以色列人。

法国机组人员勇敢地表示要和被扣乘客共进退。同时，劫机者向以色列当局发出威胁，要求对方在 48 小时内释放关押在狱的 53 名巴解组织成员，否则将逐个处死被扣押的人质。为了拖延时间，以当局假意进行谈判，而劫机者的最后通牒顺延至 7 月 4 日。

虽然时间急迫，丹·沙龙（Dan Sharom）将军领导的以色列国防军还是很快拿出了行动方案，一批胆大技高的特战队员即将出征。为了确保任务顺利完成，一家以色列建筑事务所对关押人质的恩德培航站楼进行了详细测绘并画出草图，而被释放

美军特种部队一览

第 1 特种作战群

美国驻地：华盛顿州刘易斯堡

海外活动范围：常驻日本冲绳（受美军太平洋司令部调遣）

第 3 特种作战群

美国驻地：北卡罗来纳州巴拉格堡

海外活动范围：受美军欧洲司令部调遣、常驻非洲

第 5 特种作战群

美国驻地：肯塔基州坎贝尔堡

（受美军中央司令部调遣）

第 7 特种作战群

美国驻地：北卡罗来纳州巴拉格堡

海外活动范围：常驻波多黎各，受美军东南司令部调遣

第 10 特种作战群

美国驻地：科罗拉多州卡尔森堡

海外活动范围：常驻德国斯图加特，受美军欧洲司令部调遣

第 19 特种作战群

美国驻地：犹他州盐湖城

（受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和中央司令部调遣）

第 20 特种作战群

美国驻地：阿拉巴马州伯明翰

（受美军东南司令部调遣）

的乘客也提供了劫机者的详细信息。

参加恩德培行动的以军官兵来自第 35 伞兵旅和戈兰步兵旅。7 月 3 日，他们进行了实战演习。随后，一架 C-130“大力神”运输机搭载着行动人员飞往乌干达，以色列空军“幽灵”喷气式飞机参与护航。随行的还有两架波音 707 飞机，其中之一作为通讯中心，另一架则是空中医院。运输机上，



恩德培行动完成后，凯旋的以色列空军作战中队指挥官被欢庆的人群高举过顶。

一辆黑色的梅赛德斯奔驰轿车和2辆IDF路虎军车随时候命。23:01分，飞机降落在恩德培机场，3辆汽车随即发动驶出机舱。

运输机尚未停稳，梅赛德斯奔驰轿车为首的车队便逼近了航站楼。经过乔装，车队看起来与乌干达高官的常用座驾并无二致。特战队员刚下车，便与两名哨兵迎面相遇。这两人刚想逃走，即被特战队员击倒。随后，以军击毙另一名乌干达警卫及一名准备开枪射杀人质的劫机者，而另两名劫机者很快加入战局。激战中，劫匪使用了手榴弹。最后，6名劫机者全部毙命。以军上校约尼·内塔尼亚胡（Yoni Netanyahu）遭乌干达警卫人员枪杀，另有3人受伤。在以军掩护下，所有人质安全转移到了

随行飞机上。

与此同时，航站楼外的特战队员将机场上乌干达空军的11架米格战斗机尽数摧毁。最后，飞机编队前往内罗毕补充燃油，其后返回以色列。

整个恩德培行动疾如闪电、瞬间完成。任务的成功关键在于兵贵神速、不给对方反应的机会。这也是特种作战的特点。

行动之中，每名参加者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无论是亲赴一线的突击队，还是坚守机舱的飞行员。他们非常确信任务的可行性，也坚信自己将成功完成任务。

恩德培任务的圆满完成并非奇迹，因为参战特种部队人员来自戈兰步兵旅（Golani Brigade）。该部是以军的王牌部队，以作战顽强、勇于接受挑战而著称。参战的特种部队还包括“野小子”特战

队（参谋本部侦察搜索队，Sayeret Tzahanin）等。

摩加迪沙救援行动（1977年10月18日）

参与绑架法航客机的“巴德尔·迈因霍夫”帮，又名“红军旅”。1977年，该组织故技重施，意图以此换取狱中同伴的自由。一架汉莎航空公司的波音737飞机（航班号LH181）在地中海上空遭4名红军旅分子劫持。随后，该航班飞抵罗马补充燃油，而后再度起飞并到达塞浦路斯拉尔纳卡（Larnaca），第二次接受加油。此后，该飞机欲在多处机场降落皆遭回绝。最终，由于燃油几尽，迪拜机场答应了181航班的降落请求。此时，机长尤尔根·舒曼（Jurgen Schumann）借机将劫机者人数告知官方。这一举动触怒了劫机者头目佐海尔·优素福·阿卡西（Zohair Youssuf Akache），威胁要将舒曼处死。

181航班再度起飞后，所有机场再次显出避之不及的姿态。亚丁机场甚至用汽车封锁了跑道。但由于燃料短缺，181航班不得不迫降此地。降落过程中，飞机冲进了跑道边的沙地。劫机者允许舒曼到机舱外检查降落设施，后者趁机逃进了机场塔台。据称，这位机长向官方一五一十地描述了劫机者安放在机上的4枚炸弹的方位。不过，劫机者声称，如果舒曼不回到飞机上，将立即引爆炸弹，无奈之下，舒曼只得选择返回。

181航班起飞后，劫机者将舒曼带离驾驶舱并将其杀害。10月17日3点30分左右，飞机飞抵摩加迪沙。随后，舒曼的遗体被丢弃到沥青跑道上。

与此同时，西德当局和劫机者的谈判正在进行。德方表示将释放被关押的“巴德尔-迈因霍夫”帮派成员，并将他们礼送到摩加迪沙，进行人质交换。

当然，这只是西德当局的缓兵之计。实际上，

边防警察第9大队（GSG9）的特战队员一路尾随汉莎航空181航班，从塞浦路斯飞到迪拜最终停留在摩加迪沙。

当天凌晨2点05分，距离最后期间只剩40分钟。索马里部队突然开火，子弹击中跑道。两名劫匪走出机舱查看，与此同时，电台传来西德方面以人质换取囚犯的声明。

分散注意的战术

这时，边防警察第9大队特战人员已经摸到机身和机翼之下。他们脚穿特制的橡胶靴，踏着用橡胶包裹的梯子悄无声息地登上飞机。

摩加迪沙，德国边防警察第9大队解救波音737班机人质。此前，他们刚刚完成一次突击。

